

殘夢一場訴傷懷—— 論安徒生〈柳樹下的夢〉之自敘性

A Deficient Dream Told The Sorrowful Mood— To analyze and anatomize Andersen's "Under the Willow-Tree"

林 素 珍*
(Sul-jen Lin)

摘要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是一位多元性的文字創作家，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童話等均有傲人的成就，至今仍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與奮鬥，並將此特殊的人生經歷化為文字與世人分享，他曾說：「我所描寫的幾乎全在影射自己，而所有登場的人物，也都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讀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家的人生觀、道德觀、宗教觀、乃至社會弊病、時代環境、人道關懷等，有著濃厚的作家身影。

綜觀其一生，實在可以「奮鬥有成，功成名就」來形容，唯獨在愛情的世界裡，似乎就不是那麼順利了。安徒生前後曾愛慕過幾位女性，如：莉蓀·沃依特(Riborg Voigt 1806—1883)；露意莎·科林(Louise Collin 1813—1893)；蘇菲·奧斯特(Sophie Orsted 1821—1889)；瑪蒂爾達·巴可(Matilda Bark 1822—1844)；珍妮·林德(Jenny Lind 1820—1887)等，卻因為種種因素而無法「終成眷屬」。所幸，安徒生並沒有因此而喪志，反而積極的從事創作，如〈戀人〉、〈幸運的魔鞋〉、〈柳樹下的夢〉等，就是他在歷經感情挫折後的作品。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柳樹下的夢〉，因為這是安徒生與珍妮·林德故事的翻版。珍妮·林德是當時瑞典著名的歌唱家，曾經風靡整個歐洲，同時她也是安徒生最愛及最後愛戀的對象。起初，他們之間有著良好的互動，然而珍妮卻早已有了婚約，因此巧妙的稱安徒生為哥哥，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並於一八五二年嫁給鋼琴家戈爾多修米特。此時的安徒生已功成名就，集富貴於一身，足以匹配當紅的珍妮，可惜的是女方沒有接納他的感情，關於這段感情後來完整的呈現在〈柳樹下的夢〉這個故事中。

本文將以〈柳樹下的夢〉為文本，並以「傳記分析」的方法對比作品作鑒析，希望透過作者生平事蹟及其作品表現，將一代大師的愛情經驗如實呈現，至於其重點則有二：一·安徒生與珍妮·林德：1、他們是談得來的好朋友；2、他們的名字常被相提並論。二·〈柳樹下的夢〉的自敘色彩：1、敘事觀點；2、人物塑造；3、情節發展；4、對話安排；5、夢境呈現等。

【關鍵詞】：安徒生、柳樹下的夢、童話故事、傳記批評

A Deficient Dream Told The Sorrowful Mood— To analyze and anatomize Andersen's "Under the Willow-Tree"

殘夢一場訴傷懷—— 論安徒生〈柳樹下的夢〉之自敘性

Sul-jen Lin *
(林 素 珍)

Abstract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is a diverse, creative writer. No matter in fields of poetry, fiction, drama, or fairy tale, Andersen always is a master that still be dwelt upon with great relish by the whole people in the world up to now. His life was full of tales of marvels. It's so rare and commendable that Andersen turned his exceptional, peculiar life experiences into writing and share it to the whole people in the world. "Almost all I portrayed are projected onto myself." Just like he said, "All of the characters had appeared on the stage were I had met throughout my life." Hence in his creations, the readers can always be affected deeply by Andersen's views of philosophy, morality and religion and even the societal disadvantages, the epoch environments, humanity concern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Andersen's life,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work at his utmost and accomplish both success and fame.". But only in the love world, it is not so smooth going for Andersen. He had already loved several ladies. Including Riborg Voigt (1806—1883), Louise Collin (1813—1893), Sophie Orsted (1821—1889), Matilda Bark (1822—1844), Jenny Lind (1820—1887) etc, but never be family dependants with any one of them always. Fortunately these frustrations didn't strike him down. On the contrary he threw himself in the creation actively and positively. "The Top and Ball", "The Goloshes Of Fortune", and "Under the Willow-Tree" were all been created at this particular period.

Among those stories, "Under the Willow-Tree" is the most to be worthy because it was reproduced the story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Jenny Lind. The latter was a famous singer in Sweden and had already taken the whole Europe by storm. She was also the most and the last lover of Andersen in the meanwhile. They interacted good and fine in the first instance. But Jenny did like a brother by Andersen for she was plighted her troth already. She married a musician ultimately. Andersen achieved success and won recognition at this time too. He gained wealth and social position and these were sufficient to match Jenny. But she never admitted his emotions in the long run. "Under the Willow-Tree" kept track of this length of emotions afterward.

"Under the Willow-Tree" will be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is text. It will be analyzed and anatomized by method of biography assay. Follow Andersen's life-footprints and his creations, it is expected to appear the outlooks of the maestro on love truthfully and honestly. There are two main points of views in this text. First: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Jenny Lind are good friends: (1) They got along with each other. (2) Their names were always putted on a par. Second: The selfhood expressions of "Under the Willow-Tree" (1) to narrate the views (2) to describe the roles in words, (3) to develop the plots and the actions (4) to arrange the dialogues (5) to display the dreamlands, etc.

【Key words】：Hans Christian Andersen, "Under the Willow-Tree", fairy tales, biographical criticism

* 彰化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壹、前言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是一位多元性的文字創作家，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童話等均有傲人的成就，至今仍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與奮鬥，並將此特殊的人生經歷化為文字與世人分享，因此，他的作品有著濃厚的作家身影，尤其是關涉到愛情主題的作品，常是自我情感生活的投射。

原來，在安徒生的一生中前後曾經愛慕過幾位女性，如：莉葆·沃依特(Riborg Voigt 1806—1883)；露意莎·科林(Louise Collin 1813—1893)；蘇菲·奧斯特(Sophie Orsted 1821—1889)；瑪蒂爾達·巴可(Matilda Bark 1822—1844)；珍妮·林德(Jenny Lind 1820—1887)等，卻因為種種因素而無法「終成眷屬」。所幸，安徒生並沒有因此而喪志，反而積極的從事創作，如〈戀人〉、〈幸運的套鞋〉、〈柳樹下的夢〉等，就是他在歷經感情挫折後的作品。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柳樹下的夢〉，因為這是安徒生與珍妮·林德故事的翻版。珍妮·林德是當時瑞典著名的歌唱家，曾經風靡整個歐洲，同時她也是安徒生最愛及最後愛戀的對象。起初，他們之間有著良好的互動，然而珍妮卻早已有了婚約，因此巧妙的稱安徒生為哥哥，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並於一八五二年嫁給鋼琴家戈爾多修米特。此時的安徒生已功成名就，集富貴於一身，足以匹配當紅的珍妮，可惜的是女方沒有接納他的感情，關於這段感情後來完整的呈現在〈柳樹下的夢〉這個故事中。

本文將以〈柳樹下的夢〉為文本，並以「傳記分析」¹的方法——視文學作品主要(若非絕對的話)為作者生活與時代環境或其人物之生活與時代背景的一種反應。希望透過作者生平事蹟及其作品表現，將一代大師的愛情經驗如實呈現，進而深入釐析〈柳樹下的夢〉之自敘性色彩。

¹ W.L.G., E.G.L., L.M., J.R.W. 等著、徐進夫譯《文學欣賞與批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10月七版，頁5。

貳、安徒生與珍妮·林德

在安徒生的一生之中，共有五位女子曾經讓他動心：第一位是拉丁語學校的同班同學克利坦·沃依特的姊姊莉葆·沃依特。作者曾寫信表達愛慕之意²，然而，莉葆卻早有婚約，因此拒絕了安徒生的追求，並於次年結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戀人〉即是他在一八四三年偶遇初戀情人的作品，文中的皮球(莉葆)背棄了陀螺(安徒生)，即是二人的化身。其次，是露意莎·科林，她是安徒生深陷於失戀痛苦之際，最佳的傾吐對象³，二人產生了若有似無的情愫，柯林家的人似乎也防犯著這段戀情進一步發展，舉凡安徒生寫給露意莎的信件均由姊姊英格葆先過目。另一方面，為了讓安徒生死心，露意莎與門當戶對的律師林得(B.C.W.Lind)於一八三三年的一月訂婚，而婚期則慢至一八四〇年才舉行⁴，其中「阻撓」的意味不難想知。第三，是恩師奧斯特的女兒蘇菲·奧斯特，但是卻礙於自身的貧窮與地位而不敢開口，因此錯失了良機⁵，懷著傷痛的心情前往瑞典旅行，並且有〈幸運的套鞋〉問世，用以抒發這段深藏在內心的戀情。而在瑞典旅程中，安徒生曾寄住在男爵拉蓋爾(Baron Carl Gustaf Wrangel)的家中，並愛上了男爵的女兒瑪蒂爾達·巴可，二人有一段淡淡的交往，〈沒有畫的畫冊〉中的第二十六夜的故事則是為取的女方的歡心而寫的⁶。可惜，瑪蒂爾達也同蘇菲一般，在安徒生還來不及為愛告白之前就先訂婚了，並且於一八四四年香消玉隕。

² 安徒生似乎有著強烈的戀愛和成家意念，參見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全能的神呀！我只能倚賴你，你左右我的命運，我只能獻身於你！許配我一個合適的人！許配我一名新娘！我熱血沸騰，渴求愛情，如同我的心靈般！」，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46。

³ 伊·穆拉維約娃著、馬昌儀譯：《安徒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一版，頁121。

⁴ 參見〈安徒生年譜〉，木村由利子著，婁美蓮譯《安徒生童話》，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114。

⁵ 參見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十二月十一日蘇菲今天訂婚了。上次馬米耶一起到奧斯特姬家吃飯，他嚷嚷：『我知道，你愛她！我眼睛厲害得很！你向她求婚吧！』整個晚上我都在思索此事，那將會是個錯誤，因為我這麼窮。……」，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132。

⁶ 木村由利子著，婁美蓮譯《安徒生童話》，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114。

珍妮·林德是安徒生最後傾慕的女性，也是用情最深的一位。二人在一八四〇年相遇，真正熟識往來則是從一八四三年開始，並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

一、他們是談得來的好朋友

起初，安徒生與珍妮彼此之間有著良好的互動，只要珍妮留在哥本哈根，安徒生幾乎每天都到她的住處拜訪，二人喜歡在一起聊天⁷：

幾次推心置腹的交談，……除卻她那嚴肅的眼神，文靜的笑容，美妙的聲音之外，周圍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日記本上常常出現她的名字……這已經是無庸懷疑的了。

他們一起回憶童年的種種，由於兩人相似的成長背景——貧窮的出身，靠著一己的努力而功成名就，所以「和燕妮(珍妮)多次談話，喚起了安徒生對自己童年時代的許多回憶」⁸，他們也談論藝術和上帝，就是沒有談到感情。珍妮雖然沒有任何關於愛情的反應，但是此刻的安徒生感到自己已墜入情網了，並常在日記中記載珍妮的種種⁹：

1845.12.06：寫信給珍妮·林德

1845.12.19：一名薩克森軍官及一位頭戴老鷹繡飾希臘扁帽的男子上車後坐在附近，他們稱讚，珍妮·林德是歌劇界的女神。……

1845.12.26：拜訪珍妮，她也在家中佈置了一棵耶誕樹，她送我乳酪造型的香皂和古龍水。……我們一同前往畢爾希……

⁷伊·穆拉維約娃著、馬昌儀譯：《安徒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一版，頁261。

⁸伊·穆拉維約娃著、馬昌儀譯：《安徒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一版，頁263。

⁹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3、204、208、210、215、218、220、241、246、247、262、283。

1845.12.28：寫信給珍妮。

1845.12.30：珍妮在第二幕的演唱毫無生氣，她的歌聲搭配這段音樂完全無法打動我，她被叫上舞台，整個劇院內噓聲四起……

1845.12.31：六點去珍妮家裡，她為我點一棵耶誕樹並為我唱了幾首歌……

1846.01.22：今晚珍妮·林德抵達威瑪。

1846.01.27：與首相繆勒大人及珍妮共同前往王室墓園……珍妮很高興，因為她收到一個畫有歌德故居的裝飾淺盤。……珍妮因同情普欽奈拉的遭遇而感動落淚……

1846.02.12：寫信給珍妮·林德。

1846.02.21：施若德——德弗里昂夫人簡直像座廢墟，她的態度和演出還算好，然而給人的感覺不如珍妮·林德，她的聲音完全發不出來。

1847.07.02：搭公車前往城外的舊布朗敦並拜訪珍妮·林德。

1847.08.01：珍妮·林德病了，她一定是去過魯里家中拜訪並因為在那跳舞而感冒。

1847.08.08：拜訪威利希夫人……認識一位身穿絲絨禮服並佩帶金鍊子的中年婦女，她與她已婚的女兒極度崇拜我和珍妮·林德。……

雖然我可以前往珍妮·林德的住處辭行但未如此做，我故作神秘地寫信向她道別。

1847.08.09：威利希夫人說珍妮·林德有許多反對者，其中一位是作家普朗雪及一些年輕淑女，她們厭惡珍妮·林德的歌聲，有人稱讚她時，他們總批評她根本不會唱歌，只會尖聲吼叫。

1849.07.09：前往劇院觀賞歌劇並陪同沃柏格先生欣賞索德馬克將珍妮·林德描繪成諾瑪的肖像畫，這是幅好畫作。

1854.05.13：在西爾夫人家用早餐，然後與她同去易北河的跨海大橋，還到一處視野好、名為「聖地」之處眺望德勒斯登，原本珍妮·林德想把這個地方買下，可是最後又放棄了。

記錄珍妮的年份大多集中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間，這段時間正是安徒生單戀珍妮最熱烈的時期，只要和珍妮在一起，他就覺得快樂，若是長時間未聯絡，他就顯得沮喪。而自一八五二年珍妮結婚之後，日記中就較少珍妮的訊息了。

二、他們的名字常被相提並論

安徒生與珍妮都來自窮困的家庭，都走過一段艱辛坎坷的歲月，最後各自在自己的專長上揚名國際。前者在文壇上備受肯定，後者則是著名的歌唱家，曾經風靡整個歐洲，被譽為「瑞典的夜鶯」¹⁰。兩人在當時都是名人，因此他們的名字和照片常被並列在一起¹¹：

許多地方都掛著珍妮·林德和我的畫像，到處都有成群結伴的人們注視著我們。

對於這種現象，作家本身似乎頗為高興，但是珍妮方面則想要有所迴避，並不希望兩人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讓安徒生頗為困惑¹²：

耶誕節。思緒籠罩在一層薄紗中，心中想的仍是珍妮！——我究竟對她做了什麼？她是擔心自己的聲譽受影響而對我不理不睬嗎？

在世人眼裡，一個是文壇才子，一個是歌壇佳人，兩人似乎很相配，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是如此，愛苗只有在安徒生一個人的心中滋長，卻沒有在珍妮心中留下任何痕跡。珍妮曾巧妙的稱安徒生為哥哥，並利用機會劃清二人的界線，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¹³：

¹⁰ 伊·穆拉維約娃著、馬昌儀譯：《安徒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一版，頁260。

¹¹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47。

¹²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8。

¹³ 伊·穆拉維約娃著、馬昌儀譯：《安徒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5月一

有一次，他把她托辦的一件事給忘記得一乾二淨，他曾經半開玩笑的問她：「您一定很恨我了，對嗎？」她用一種若有所思的目光毫不掩飾地凝望著他。「不，」她慢悠悠地回答他，「我怎麼能恨您；要恨，首先要愛……」

珍妮雖然在表面上說「不恨」，但更大的用意是要說明自己「不愛」安徒生。其後，珍妮採取漸漸疏遠的方式，讓安徒生十分痛苦，終於明白她所謂沒有愛就沒有恨的用意¹⁴：

我的胸中曾充滿她的倩影——但我已不再愛她！在柏林她利用冰冷的刀子在我生病的肉塊上宰割！她究竟有什麼想法，為何對我不理不睬，我特地為了她來柏林，我還以為可以度過一個愉快的耶誕夜——我在哥本哈根曾為了她而活，——我付出這麼多究竟有何意義？更何況我是全世界最高尚且最優秀的人。……「我不恨您，因為我從來沒有愛過您。」她曾說過這句話，當時我不懂話的含意，如今我終於懂了。

一八四五年的耶誕夜，安徒生因為珍妮的爽約，生氣而絕望的寫下了內心的不滿和忿怒，但是字裡行間仍看得出他對珍妮的迷戀已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和蘇菲時期不同的是，此時的安徒生已功成名就，集富貴於一身，足以匹配當紅的珍妮，可惜的是女方始終沒有接納他的感情，只當他是一個「孩子」¹⁵，並不想有任何進一步的發展。

參、〈柳樹下的夢〉的自敘色彩

版，頁266。

¹⁴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7—208。

¹⁵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安徒生於次日曾再次拜訪珍妮)她很友善的撫摸我並稱呼我是小孩……我在她眼中是個孩子。」，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8—210。

〈柳樹下的夢〉發表於一八五三年，也就是珍妮結婚後的一年。在這個故事中，無論是敘事觀點、人物塑造、情節發展、對話安排、夢境呈現等，都與作者的人生經驗息息相關，有著濃厚的自敘性色彩，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就敘事觀點而言

敘事(narrative)，是指用特定的語言來表達敘述一個或一個以上真實或虛擬的事件¹⁶，包含了「敘述」和「事件」兩個重點。基本上，安徒生在這個故事中是採取第三人稱全知的觀點來進行的¹⁷：

任何的敘事文本都是以一段段人生經驗拼接而成的動態流程，以傳事為主要目的，告訴讀者事件如何在時間中展現其起迄與轉折，所展示的是一個綿延不斷的經驗流(flow of experience)中的人生本質。

作者從男女主角的童年開始敘述，說明了他們的成長與發展的過程，克努得一直認定約翰妮將會是他最親愛與最相配的妻子，誰知道事與願違，他被她婉轉的回拒了，宛如述說著自己與珍妮的交往一般，作者訴說著一切發生過的事情，並且在男主角克努得心理狀況的描述上，更是表現得細緻而精微¹⁸：

他(克努得)不對任何人提起約翰妮——他只是把自己的憂愁秘密地藏在心裡。那兩塊薑餅的故事對他有特別深刻的意義。現在他懂得了那個男子為什麼胸口上有一顆苦味杏仁——他現在自己嚐到這苦味了。

擺在櫃台上戴著禮帽、有的著金葉子的男女薑餅人，是他們小時候共同的回憶，年幼的小男孩不明白男薑餅人的左邊為何會有一顆苦味杏仁，直到長大

¹⁶ 林文寶〈敘述、敘事與故事〉，《兒童文學學刊》第三期，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5月，頁50。

¹⁷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98年8月，頁4—7。

¹⁸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93。

成人向女主角表白被拒絕之後，他終於明白男薑餅人為何遲遲不敢向女薑餅人表達愛意，以及那顆象徵愁苦的苦杏仁正是他的心，也是作者的心。克努得後來流浪到德國、義大利，正如安徒生結束對珍妮的單戀，遠走法國和義大利一般，因為這是真實的經驗所以能夠「無所不知」的將事情的過程詳細的敘述出來。

二、就人物塑造而言

人物(characters)是故事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取材自生活中「有血有肉」的角色更是一切人物形象創塑的基礎¹⁹。其實，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克努得與約翰妮即是安徒生與珍妮的化身，二人是青梅竹馬的朋友，有著相同的家世背景——「他們的父母都是窮苦的人」²⁰，長大之後，克努得當了一個鞋匠的學徒，而約翰妮則靠著優美的歌聲成為有名的歌者。就前者而言，安徒生的父親正好就是一名鞋匠；就後者而言，約翰妮的奮鬥歷程顯然就是珍妮的寫照²¹：

珍妮並非大戶人家的千金，而是貧窮階級出身的，能享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自己的才能。安徒生在珍妮身上發現和自己相同的特質。

經過奮鬥之後，安徒生和珍妮都是當時歐洲的聞知人物。與現實不同的是，作者在這個故事中，只讓女主角創造事業、功成名就，卻讓男主角永遠只是個默默無聞的窮鞋匠，似乎刻意製造二人身份地位上的懸殊，暗示著兩人終將漸行漸遠，無法結合的下場²²：

¹⁹ 蔡尚志著：《童話創作的原理與技巧》，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6年6月初版一刷，頁175。

²⁰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82。

²¹ 木村由利子著，婁美蓮譯《安徒生童話》，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103。

²²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96。

當大家來到她(約翰妮)那光耀奪目的房子前面的時候，克努得緊緊地擠到她車子的門口……她微笑著，她溫柔的向大家表示謝意，她非常感動。克努得向她的臉上看，但是她不認識他。一位胸前戴有徽章的紳士伸出他的手臂來扶她——大家都說，他們已經訂婚了。

珍妮在二十九歲(一九四九年)宣告引退，並於三十一歲的時候嫁給小她九歲的鋼琴家戈爾多修米特，讓安徒生結束了最後的一段戀情，並且終身未婚。故事中的克努得則選擇離去，先後到過德國和義大利，最後回到老家的柳樹下，幻想著男女薑餅人、他和約翰妮都成為美眷，最後悲苦、淒涼的凍死在他們兩個小時候常在一起玩的柳樹下。

三、就情節發展而言

每一個故事都是由一連串的情節(plots)，依照一定的時間次序組合排列而成的，所有的人、事、物也因此而有了出場的順序與定位。因此，設計情節必須非常用心，才能得到感動讀者的最佳效果²³：

所謂「情節」，即是安排設計什麼人？在什麼地方？遇到那些人、事、物？產生那些關係？做了什麼事？有些什麼結果？也就是如何寫出最動聽、最適當、最吸引人的故事。

在情節的發展上，安徒生選擇了自身與珍妮交往的幾個關鍵事件，而最值得注意的則有兩個：其一，是珍妮答應送劇院的門票給安徒生卻爽約；其二，是珍妮婉轉拒絕安徒生的愛情。就第一項而言，作家曾耿耿於懷，甚至動怒，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安徒生到達德國，並向當時正在柏林演出的珍妮索取劇院的入場券，對方答應了卻絲毫沒有著落，於是便在二十一日登門造訪珍妮²⁴：

²³ 張清榮《兒童文學創作論》，台北：富春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3月一版三刷，頁225。

²⁴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5。

拜訪珍妮。「她不見客，」女門房這麼說。「她會見我的！請您遞上我的名片！」不巧我身上找不到任何一張名片！

入場券沒拿到手，又被門房拒絕於門外，當然教人難以忘懷，二十三日的日記又提到：「珍妮並沒有派人送票來，……這件事讓我很生氣²⁵。」作家心中在意的似乎不是門票，而是珍妮沒把他放在心上，一再的爽約。關於此點，被巧妙的安排在故事中：約翰妮發跡之後，透過「送票」的情節，讓克努得第一次進入劇院欣賞她完美的演出²⁶：

她的用意多好啊！……晚間，克努得生平第一次到戲院裡去。他看到了什麼呢？他看到了約翰妮——她是那麼美麗，那麼可愛！她跟一個陌生人結婚了，不過那是在演戲——克努得知道得很清楚，這不過是在演戲而已，否則他絕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送他一張票，讓他去看她結婚的！觀眾都在喝彩，鼓掌。克努得喊：「好！」

男主角熱烈且一廂情願的愛著女主角，但是此刻的兩人無論在生活上或事業上都有著天壤之別，根本不可能結合，約翰妮只是盡朋友之誼送票給克努得，招待他看一場表演，卻讓他更堅定信心要去表達愛意並且求婚，一冷一熱作了強烈對比，就好像安徒生非常在意珍妮是否送票給他，而珍妮則不在意一般，真可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就第二項而言，對安徒生更是一大打擊，因為「不管安徒生對燕妮(珍妮)說了多少話，千言萬語只有一個意思：我愛你！然而他卻一直沒能夠說出這句話來²⁷。」旁人似乎也察覺了這個現象，而有所提醒²⁸：

²⁵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6。

²⁶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89。

²⁷ 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66。

波里歐——馬康內男爵對我說，我肯定是愛上珍妮了！我回答他並沒有這回事。

愛在心裡而不敢開口，是何等難受的事情，因此在故事中，作者讓男主角發聲，藉著克努得表達自己的想法²⁹：

他告訴她說，他怎麼熱烈地愛她，她一定要做他親愛的妻子才行。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看到約翰妮的面孔變得慘白。

熱情而殷切的求婚，本以為會有善意且良好的回應，從此兩人並結連理，豈料「慘白的面孔」說明了一切，約翰妮根本不想和他在一起，所以嚴肅的拒絕了，這讓克努得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心思像一根無所依歸的線，在風中飄蕩」³⁰，而這也正是作者最真實的心靈寫照。

四、就對話安排而言

故事中的對話(dialogue)常是刻劃人物個性的一個重要環節，再配合表情、動作、心思等，常將人物鮮活的表現出來，並有助於推展情節的發展³¹，故事中的許可多對話，也取材自作者的現實生活，原來珍妮從未將大她十五歲的安徒生當作伴侶，只覺得他像個孩子，這對深深愛戀著她的安徒生而言，似乎有點諷刺，例如³²：

²⁸ 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16。

²⁹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90。

³⁰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90。

³¹ 陳正治：《童話寫作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7月初版四刷，頁156。

³²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90。

「你還是一個孩子！」她說；「不過你現在必須聽話，要有理智，像我們小時在那棵柳樹底下一樣。」

約翰妮在拒絕克努得的求婚之後，故意在繼母面前轉移話題，謊稱他的難過只是因為她將遠赴法國表演，並且以大人的口吻哄著克努得，要他聽話，要他理智。此外，一八四五年的秋天，珍妮結束在哥本哈根的表演，在送別的會場上，曾經提拔她的布農維爾表示：全丹麥人都想當珍妮的兄弟，而珍妮則利用這樣的機會回應：「所有丹麥人都做我的兄弟未免太多了，讓我只選一個成不成？安徒生先生，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哥哥？」³³ 就這樣作者在眾人的見證下成了自己愛戀對象的哥哥，這實在是有點尷尬，也出乎安徒生的意料之外，這段對話後來也被安排在故事中³⁴：

「克努得，請不要把你和我逼向痛苦吧。我將永遠是你的一個好妹妹……然後他們就告別了。克努得沒有向她伸出手來。但是她握著他的手，說：「我小時一起玩的兄弟，你一定會握一下你的妹妹的手，做為告別吧！」

送別會上的安徒生對珍妮突如其來的要求，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所以被「設計」成為她的哥哥，兩人的關係就如此的被限定住了。但是歷經時日，待頭腦冷靜、心情平靜之後，作者在故事中讓約翰妮強勢的主導一切，而克努得只能默默的配合，著實透顯出自我心中的無奈。

五、就夢境呈現而言

人類在現實生活中所畏懼或無法解決的事情，常可在夢境中得到宣洩與滿足³⁵：

³³ 木村由利子著，婁美蓮譯《安徒生童話》，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103。

³⁴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葉君健譯，蔡尚志校訂《安徒生故事全集·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3月初版六刷，頁290—291。

³⁵ 佛洛伊德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3月四版，頁

夢，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荒謬的、也不是一部份意識昏睡，而是只有少部份乍睡少醒的產物。它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是一種願望的達成。它可以算是一種清醒狀態精神的延續。

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安徒生夢見珍妮嫁給一名法國軍官³⁶，並且將它記在第二天的日記裡，足見他對女方用情之深刻。同時，他也夢想著有一個甜蜜的家庭³⁷：

現在是耶誕夜！有一個讓男人依偎在有溫暖爐火旁的家庭是多麼幸福啊！現在耶誕樹上的燭火已經點燃；妻子懷中抱著最年幼的小孩站在樹前，小孩將小手伸向燭光並在母親懷裡高興地晃動，其他孩子發出歡呼並拆看他們的禮物……

在一八四五年珍妮爽約之後的耶誕夜，安徒生幻想著一家人共渡溫馨佳節的情景：丈夫、妻子、兒女，這一切都是作者極為盼望的。可惜的是無論是現實中或故事裡，男女主角的交往都沒有結果，更遑論組織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於是藉著故事人物將自己心中的理想寄托在夢境之中³⁸：

他們(男女薑餅人)一直向卻格的教堂走去。克努得和約翰妮跟在他們後面；他們也是手挽著手。教堂仍像過去一樣，牆壁是紅的，牆上布滿了綠色的常春藤。教堂大門向兩邊打開，風琴奏起來了。男的和女的成雙地在教堂的通道上走進去。

55.

³⁶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37。

³⁷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07。

³⁸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299。

能與心愛的人共同步向紅毯的另一端，是何等歡愉的事情，難怪男主角認為這是生命中最甜美的時刻，並且乞求上帝讓他繼續夢下去，他寧可沉浸在不真實的夢境裡，也不願醒來面對殘酷、冰冷的現實。

肆、結語

一生渴求愛情，卻都沒有結果的一代童話大師安徒生，在歷經愛情挫折之後，曾將自我的經驗和意念具體的呈現在〈戀人〉和〈柳樹下的夢〉兩篇作品中，前者是一八四三年偶遇初戀情人的作品，在此之前，安徒生似乎有著強烈的戀愛和成家意念³⁹：

全能的神呀！我只能倚賴你，你左右我的命運，我只能獻身於你！許配我一個合當的人！許配我一名新娘！我熱血沸騰，渴求愛情，如同我的心靈般！

故事中的皮球和陀螺，就是莉葆與安徒生二人的化身：皮球因虛榮心的作祟，所以看不起並拋棄樸實的陀螺，一心只想高攀在天上飛翔的燕子，誰知卻不小心掉落到屋頂上的水管裡，而且一待就有五年之久，由年輕貌美變得衰老而腫脹。當陀螺和球兒再度相遇時，是在垃圾桶內，此時的球兒早已面目全非，而陀螺則被塗上了一層金色的外表，顯得出色而漂亮，再度被主人撿回屋中，受到大家的注意與尊重，愛情當然也在此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有人認為將初戀情人描繪成這個樣子，實在有失厚道⁴⁰，況且當時的莉葆早已有了婚約，拒絕安徒生的情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後者也是取材自安徒生實際的失戀經驗，所不同的是，無論在表現技巧或是在藝術成就上，都遠遠超越前者，因為在這篇作品中，無論在 1、敘事

³⁹ 漢斯·克里斯提昂·安徒生著，吉瑟拉·培雷特編，姬健梅等譯《安徒生日記》，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4月初版，頁46。

⁴⁰ 木村由利子著，婁美蓮譯《安徒生童話》，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101。

觀點；2、人物塑造；3、情節發展；4、對話安排；5、夢境呈現等方面，都充分的將自我的經驗巧妙的融入故事之中，因此充滿著自敘性色彩，當讀者閱讀〈柳樹下的夢〉時，也深入了解安徒生與珍妮的感情發展。在感慨克努得癡情之餘，也為安徒生這段沒有結果的單戀惋惜感歎著。